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二十九

經部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五

起定公元年盡五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定公音義

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傳定何以無正月注据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

疏

注解云即莊公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是也案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

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據之若然案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

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据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寧得据之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据之然則桓公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据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為臣所逐終死于外耻與桓同故

正月者正即位也注本有正月者正諸侯

據之耳

之即位疏注解云案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氏云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

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以此言之似書正月者為大一統也而言本有正月者正諸侯即位者兼二義故也何氏云自公侯以下皆繫正月即是正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

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

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

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

解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

月之後也注解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

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

得繼體奉正者正以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一即

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

奔終卒于外為辱實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

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為微辭

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

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爾 即位何以

後注据正月正即位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得入

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疏

解云

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者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為喪及壞墮公子宗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之注解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

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

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

解云定公是時雖以

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為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季氏也

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

會獲麟故總言多音義

喪息

疏

解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

浪反

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持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之事寧可彊言之乎

注微辭至是也解云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也○定公至正月解云得為微辭

者實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無正月如似即位在正月之後是以無正月然故得謂

之微辭○不務公室解云下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其言新作

之何脩大也注云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修大也脩舊不書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云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

禮微辭也然則書其新作雉門及兩觀者主譏其僭天子之禮可施於久不修治而錄之傳云不務公室亦得助成微辭之義也○喪失國寶解云下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也然則特書大弓者欲通謂之寶寶即大弓是可以世世傳保而珠玉之故謂之寶玉也○哀公至言多解云黃池之會者即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彼注云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

是也其獲麟者即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是也實為聖漢將興之瑞周家當滅之象今經直言獲麟不論此事若似麟來周王更欲中興之兆得謂之微辭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

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為主人

皆當為微辭非獨定公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此

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

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

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

解云主人

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云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解詁之義矣云則未知己之有罪焉

爾者焉爾猶於是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假令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則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公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為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注詳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哀言之也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沒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為之諱惡隆恩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辟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尊君卑己故生上下之文耳其傳未行口

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此曰慎之至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音義

幾本或作機

傳仲幾之罪何注据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

解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

不衰城也注若今

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宗

仲幾不治所主音義

衰素戈反一或作衰一或音初危反衣于既反為天子偽反下

善為疏

解云謂不以衰苦城也公羊之義以為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者既是城訖故於此處責其

不衰而已不似左氏方始欲城耳注解云以草衣城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正以宋人不治所主者晉人執

而歸之于京師得為伯討之文故知
禮有分丈尺之法不謂更有禮文

其言于京師何

注据城言成周執不地疏

注解云据城言成周即昭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

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執不地謂春秋上下大
夫見執例不舉地即下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

犁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

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自

有解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

招丘恠矣注云恠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

閔錄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
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

伯討也注大夫不得

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

事執之得伯討之義音義

見賢疏注解云下傳云大
夫之義不得專執

也故云大夫不得專執若諸侯執人即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若其大夫不得專執故其執人之時無稱名氏見伯討例雖無其例其執之有理寧得不作其文是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見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据城稱名其得伯討之義也

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

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音義

復發扶又反下皆同難乃旦反解音蟹

疏注解云据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諸侯伯執不稱人

即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若欲指經言之即成十五年春晉侯執

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賤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曷為賤

注据晋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

注解云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然則彼乃晉文之執衛侯實得伯討之義而稱人者正由文公惡衛侯太深愛叔武太甚故致此禍是以貶之稱人故曰以佗罪舉也今此晉人執仲幾亦得為伯討之義而貶稱人故欲問其稱人之狀矣

不與大夫專執也

曷為不與注据伯討實與注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

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

不得專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

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

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

又月者善為天子執之音義

別彼疏文曷為不與解列反云据實與但何

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為無道者力能

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立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畧

詳尊畧卑之義也注不言至別也解云正以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春晉侯

執曹伯歸之于京師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者是諸侯相執錄其所歸之文所以然者正

以諸侯尊貴當決於天子若其犯之其惡深大故須錄其歸之所在即執衛侯曹伯歸于京師是其得正

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其國者失所明矣彼注云錄以歸者甚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若然案襄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其所歸者正以會上執之即會上釋之實無所歸寧得錄之也若執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為小惡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太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無解○無例至執之解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為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正以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皆書月故也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既不在當書而書月以執之者善為天子執之故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
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

戊辰公即位

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
即位注据癸亥得入己可知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
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
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墉
下浴于中雷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

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奪孝
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
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
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
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

故也音義

斂力驗反下皆同墉音容本又作牖雷疏
力又反飯扶晚反舍戶暗反阼才故反

注鮮云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
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徹帷男女奉尸
夷于堂降拜鄭注夷之言尸也主人主婦以下從而
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是也云故示盡始死之

禮者示字亦有作不字者誤也云禮始死于北牖下者即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云浴於中雷云云者即坊記云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是也而言夷于兩楹之間者即此傳云正棺于兩楹之間是也云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者何氏以意言之也言此者欲陳始死禮云天子五日云云者何氏差約古禮而言之欲道始死之禮五日大斂而殯殯訖成服今欲示盡始死之禮故云公之喪癸亥日至于丁卯殯而成服戊辰之日乃即位矣云凡喪三日云云者即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是也鄭注喪大記云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疎也引之者欲道喪入五日嗣子大夫授杖已訖可以即位正其臣

矣子沈子曰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然後
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即位皆不日錄乎內
也注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
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疏注解云書日所
以得變禮者癸

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
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音義

煬餘
亮反

傳煬宮者何注据十二公無煬公疏

解云正以春秋之內更無煬公

之稱而立其宮故執不知問

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也立者

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

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

故不日疏

解云欲言是禮不應言立欲言非禮復不書日故執不知問隱四年冬衛人立晉之

下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之下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然則春秋

之內三發此文者公子晉之下發之是春秋之首成六年立武宮之下發之嫌立宮與諸侯異例此復發

之者正以立武宮書日此不書日故問之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不復發之者從立晉之傳可知

注解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成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耳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若然案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之下何氏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失禮脩營於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時是也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楠書月者何氏云月者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楠功重於丹楹猶變例以書月况於始造宗廟為費實深寧不日乎例既宜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為內諱深使若惡愈於武宮故也

冬十月賈霜殺菽音義

賈于敏反

傳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

為異疏

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正以此經特舉殺菽傳云記異故也若更殺他物則經直

云賈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
成災故謂之異 **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注**据無麥苗

以災書疏

注解云即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是也然則大水殺麥苗傳云

記災今此賈霜殺菽傳云記異故据而難之若然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言賈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秋大水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彼注云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而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是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

季氏故不得不錄也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

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

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

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耻反為淫祀

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

解云雖曰但傷一物若以害物言之

災而必書者正以異重于災故也何者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傳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然則正由先事而至可以為戒若其變改竟不害人物若似君父教戒臣子之義故但謂之異而貴之矣災者隨事而至害於人物雖言變改亦無所及若似刑罰一施不可追更之義

故謂之災而不重之故注云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
貴教化而賤刑罰也然則直是美大此異故言異大
於災不論害物與否五行傳云害物為災不害物為
異亦通於此矣注解云菽季不同而得為其象者正
以菽為第三之稱故為少類季氏於叔孟為弟亦是
少之義故得為其象菽雖第三為稼最強季氏雖幼
彊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之象也何氏
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既為昭公之子而
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讎人秉政有
年歲矣為道亦何可知忽然而立寧不喜乎是以忘
其耻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為故示之戒也舊
云定公為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為
父者臣子一例故也云故天示以早當誅季氏也者
天戒若曰等欲勞心作淫祀之時不如作意早誅季
氏所以然者雖作淫祀終竟無福
早誅季氏可以復讎去患故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音義

觀工喚反下及注皆同

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

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

上疏

注据桓至言及解云即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是也

兩觀微也注雉

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疏

注解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二十五年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者此皆天子之禮然則兩觀既為天子之禮天惡其僭故災之則知雉門與之同災者亦僭明矣故云雉門及兩觀皆天子之

制也若然昭二十五年子家駒不言雉門為僭者正以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若然雉門為僭於辭為負矣寧知非是主災兩觀因及雉門而已故子家駒不數雉門為僭而何氏必言雉門亦如天子之制者正以下文新作雉門及兩觀之下傳云不務公室既言不務如公室之禮則知天子明矣然

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据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注据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

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音義

復扶又疏注反下同

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及七年夏城中丘傳云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欲復言城中丘何以書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而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

故省文也

記災也

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

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

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音義

先去

起呂反

疏

注此本至云爾解云在昭二十五年○立雉至不書解云知如此者正以隱五年秋

下同

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是也若然須更脩大還僭天子而得書之者但作微辭以譏之仍自不正言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其言新作之何注据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

注解云正

以所作與舊俱一門兩觀似
故常無異何言新作之乎

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

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

脩大也音義

見賢疏注解云莊二十九年傳注云繕
遍反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然則此

言新者見其料理舊牆言作者見其增益新木
皆是還大於諸侯之義故言新作以見脩大矣脩舊

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西宮災復脩不書疏注解云在
僖二十年

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

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

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疏注解云即文十三年
傳世室屋壞何以書

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云不務公室者亦可以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云月者久也者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廢脩故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

讎外不見答於晉故危之疏

注解云正以凡朝例時假有小事亦不書月是以昭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云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云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然則彼是小故不足以月今乃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答於晉故書月以危之似若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何氏云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類也而僖十年注云故如京

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者善惡不嫌假令同辭亦何傷也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疏 解云三月辛卯云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

正 知孰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

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為易辭使若義結

善事音義

枝二傳作拔 易以豉反

疏

注解云其後相犯者即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之屬是也云故為易辭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交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

國夏于郟陵侵楚音義

夏戶雅反郟上照反本或作召音同

注月而不舉

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

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音

義

數所注反雜七合反又如字疏陳子解云上文二月惡烏路反年末同吝力刃反陳侯吳卒下文六月

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某而言陳子僖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解云春秋之義侵伐例時即上二年秋楚人伐吳之屬是也善其義兵則書月即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以下伐齊注云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也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似若成十六年秋公會單子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之屬今而書月復不舉重者善錄其行義兵故也若然案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

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名陵何師在名陵也師在名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彼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然則正以下有喜服楚之文為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為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為桓伐有危舉不為義兵錄故復錄會注云之屬當文皆有成解不勞逆說也言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者即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也○拘不至夫之解云僖二十一年霍之會執宋公以伐宋之屬皆書其執今此不書故決之所以不直言賤之而已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執歸至執例解云即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

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云云之說備于僖二十一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音義

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又音性

注為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

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

戒也音義

為不于偽反下為季為下為治為蔡同

疏

注為不至故也解云正以召陵之會蔡為

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不舉至戒也解云正以襄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傳云

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彼注云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然則萊君死位故得舉重今沈子不死位故不得舉滅為重而書以歸殺之也定哀之時文致太平若有相滅為罪己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即此經及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為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即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實是滅曹但魯人諱同姓之滅而不書之是以亦不書日是也然則案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沒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

何氏云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

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

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

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音義

浩油戶老反又古老反下音由一音羊又

反二傳作臯馳數所主反楚復扶

疏注解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

又反下而復復討同翕許及反

疏注解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

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

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言昭公數如晉不見答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冬

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

河公有疾乃復之屬是數如晉之文也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答也卒為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也寧知再言公為喜錄之者正以文承詳錄義兵之下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

杞伯戊卒于會音義

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

注不日與盟同日疏

注解云考諸古本曰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

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畧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畧責之見其義是也然則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為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音

義

卷音

疏

注

解云

正以

春秋

之義

致公

例時

則桓

二年

冬公

至自

唐之

屬是

也若

其有

危乃

合書

月

義

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為喜文則知公於

時無危明矣既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其月為下事爾若然案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為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為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名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傳劉卷者何疏

解云欲言諸侯未有劉國欲言大夫大夫不卒故執不知問

天子

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

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主之張義也卒

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

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為主重也

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

注解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為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其

若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得錄見也

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也劉

子者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召陵
之經序之于上此言主之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
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
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

欲張魯君為王之義若主會有恩禮者即違例書卒
案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
公會單子尹子之文而皆不卒言雖等有恩當論遠
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
殺畧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
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畧之即隱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
卒天王之崩為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
往奔喪尹氏主儻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
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夏五月王子
虎卒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
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
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
禮也是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彼注云諸
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

氏稱子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然則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天子故也文三年王子虎之下何氏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在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儻贊隱公其恩重矣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故云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為主重也言劉卷卒所以不書日者若比尹氏之時尹氏以天子喪為主重故書日劉卷但為會主其恩輕故不日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

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疏

注解云正以下傳云為是

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故知此文楚人者是囊瓦矣言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者皆下傳文云故貶明罪重於圍者謂由是之故貶之稱人明其罪重異於凡圍矣其凡常之圍罪不至貶即哀九年楚子以下圍蔡之屬是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晉義

圍魚呂反左氏作圍虞本或作吳音虞

葬劉文公

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

我思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

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

音義

采七代反

疏

注解云知劉卷本是諸侯者正以其葬稱公故也知天子使大夫為

治其國者正以此人身在王朝明其本國須有治之者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者正以父子並得之故謂之益云不以故國者經傳無文不知其故國是何云因恩以廣義也者謂因有主會之恩遂舉采稱公以廣見其本是諸侯之義也云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者正以天子大夫本無稱公之義今言葬劉文公乃與葬晉文公之屬相似故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

敗績音義

伯莒左氏
作柏舉

傳吳何以稱子注据滅徐稱國疏

注解云即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

徐徐子章禹
奔楚是也

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言

以明為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疏

注解云桓十四年
冬宋人以齊人以

下伐鄭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
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

其憂中國奈

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格意

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音義

挾音

協又子協反雕下遼反彤大冬反疏注解云格猶拒

嬰於耕反見司馬灋盧力吳反也言所以挟弓者謂若君使人追之時已即懷拒之意故曰挟弓者

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為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挟弓者懷欲到來復讎之意○禮天子至盧弓解云古禮無文也

以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音義見賢遍反下不見同

闔廬曰士之甚注言其以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

與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

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與師

討諸侯則不免為亂音義將為于偽反下不為也不為匹為是注為子胥同

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

焉用事乎河注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音義

囊乃郎反

郢以井反疏南郢解云蓋以楚於諸夏差近南故謂又以政反疏之南郢若宣十二年傳云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何氏云南郢楚都之類是也注時北至祭河解云正以河非楚蔡之間也曰天下

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

注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

注解云正以上文楚人圍蔡在侵楚之後

故也而伐蔡者即下楚人圍蔡是也圍而言伐者舉總名故也為是興師使囊瓦將

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

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猶曰若

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音義將子匠反於激古狄反

是興師而救蔡注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為重子胥

不見於經得為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

胥為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解云不書救蔡

者正以蔡為兵首故也注解云案此傳文有善子胥

之意子胥不得見於經而得為善之者正以吳得進

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事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為復讎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胥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

注者取而况之

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

奈何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

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

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

注本取事

父以事君解云何氏之意以資為取與鄭異鄭注云
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
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莊公至君
也解云即莊元年注云言遜者明但當推逐去之亦
不可誅誅不加上之義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
易曰至曰生解云下繫辭文也

之道也注子復讎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

音義

當丁浪反

復讎不除害注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

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

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去音義

陸許規反去起

呂疏

注時子胥至而已解云春秋說文也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

案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寧可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

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為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為

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

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

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音義

辟婢亦反辯佞如字本亦作便

佞疏

注解云出倉頡篇漢主謂司馬遷云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亦通於此而書傳散

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約為朋友然則太公為師而言朋者蓋太公知其非常人遂除師學之禮以友朋之道待之也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云君臣言朋友者云云即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云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論語文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蓋友蓋以闔廬為諒何者謂一許為之興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為直與多聞何者不敢虧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謂巧為譬喻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辯佞辯為媚矣案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而不相詢注詢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

以伸孝子之恩音義

逋音峻又音巡又玄疏注解云

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約逋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若然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為兵首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為蔡故且舉君為重是以不得見也

古之道也

楚囊瓦出奔鄭

疏解云左氏以為戰不勝而去上經稱人者貶范氏云知見伐由己故懼而

出奔蓋何氏與之同而戰時稱人者行不進矣

庚辰吳入楚

傳吳何以不稱子注据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音

義

行下

疏

注解云即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何氏云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

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舍其室因其婦人為妻日

者惡其無義疏

注解云日者惡其無義也者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即定

五年夏於越入吳僖三十三年春王正月秦人入滑之屬是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

失國寶宋五大夫叛疏

注解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云

魯失國寶即下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是也云宋五大夫叛即

下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何氏云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

夏歸粟于蔡

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注据齊人

來歸衛寶疏

注解云在莊六年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注時為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音

義

偽為于疏注時為至之粟解云即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與

戍陳同義解云即襄五年冬戍陳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彼注云

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云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然則彼已有傳而復發之者正以歸戍之文異故同之

於越入吳

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疏

於越者何解云

正以越為國名經典通稱忽加於字故執不知問○越者何解云問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之屬矣正以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解云隱元年傳云曷為或言會或言及之屬皆言或今此何故不云曷為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為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舊云正

以僖四年傳云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為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為兩國是以別之

於越者未能以

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

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

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

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

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

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音義

見賢編反辛子忽反罷音皮敝

亦作弊

疏

注治國有狀云云治國無狀云云解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

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是以此注云治國有狀云云治國無狀云云凶儀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赤狄至異也解云正以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之文直單言狄不言赤矣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傳云潞子之為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赤為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是鄙賤之號赤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為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為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疾罪至於越解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

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音義

弒音

試疏

注解云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云仲遂者何公子

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是其

以貶起弒也案公子翬仲遂之類而不據之者以其無

卒文故也今此欲道隱如之卒經無貶文故據卒時有

貶文者言之也欲舉君出為重者即昭二十五年九月

己亥公孫于齊是也言舉其君出為重即隱如之罪已

重是以於卒不復貶也言故從季辛起之者即昭二十

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者彼注云不言下辛

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言季辛已起其

逐君之義是以於卒不勞更貶也言猶衛孫甯者即襄

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

云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逐為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五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五考證

定公釋文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臣召南按
公羊亦無昭定父子之說何休於冬十月霽霜殺菽
傳注曰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耻是休立
意必與左傳史記異也

元年春王傳正月者正即位也注本有正月者正諸侯
之即位○各本俱作本有有正月者下有字衍文也

今刪

又疏何氏云統者始也○此隱元年注也監本作統者始王也衍一王字今從閣本刪去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王應麟困學記聞曰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

戊辰公即位傳子沈子曰○臣召南按穀梁引沈子曰

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立煬宮傳立者何注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臣浩按書立為不宜立傳義甚明正與立武宮同失禮耳注以日不日分惡之重輕鑿矣

冬十月賈霜殺菽傳異大乎災也疏隱三年傳注云○監本年字下行而字傳字訛作字今改正

又疏何氏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臣召

南按賈服即賈逵服虔注左傳者也各本作與賈復
異非是今從閣本改正

又疏為道亦何可知○臣浩按此句難解推尋上文
所言皆季氏專擅之事則為道二字似應作為逆存
疑於此

三年春王正月○年字監本誤作月今改正

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喜錄之○劉敞曰注
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耳非王道之正也無故而推

以為喜春秋何喜於此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傳挾弓而去
楚注禮天子雕弓○臣召南按疏謂古禮無文詩行
葦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疏曰敦與雕古
今之異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
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亦謂此注
無據

傳且臣聞之疏蓋以楚於諸夏差近南○監本差字下

行而字今去

吳入楚○左氏經作入郢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宋五大夫叛○監本脫
五字今增

歸粟于蔡傳離至不可得而序疏與戍陳同義○監本
脫同字今增

於越入吳傳於越者何○孫覺曰越見於經凡六其三
稱越皆在昭公之時其三稱於越二在定公之時五

年入吳十四年敗吳于槁李是也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入吳是也臣召南按春秋於國之名號大率從其本稱稱越稱於越猶楚之稱荆稱楚小邾之稱邾稱小邾耳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二百三十

經部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

起定公六年
盡十五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遯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
故危之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

疏仲孫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

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

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

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

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

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

之制也音義

為其于偽反令力呈反易以豉反長丁丈反大音泰見賢徧反治直吏反復扶

又疏

此仲至孫忌解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

之名即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為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

平者實不太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案春秋說昭公亦為所見之世而此注徧指定哀為

太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云唯有二名故譏之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

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興名子為宮涅之

屬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

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音義 鹹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園運

費重不恤民之應音義 費芳味 反下同 疏 注解云先是公侵鄭

鄭是也云城中城者即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在上六年夏而於城中城之下言之

者蓋遂重者先言之故也云園運者即上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園運是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

自救之役音義

重直用反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疏

春王正月公侵齊解云侵伐例

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而外犯疆齊故危之○公至自侵齊解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疆臣

之讎外犯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

疏注解云正以春秋之例有雖在月下而不蒙月者故賈氏云還至不月為曹伯卒月是也故何氏分疏之

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頻煩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為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月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

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

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音義別

列疏

注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反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

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

文勢與彼正同故此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莊六年傳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

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公與諸侯尊同體敵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意與否若與大

夫盟會之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勞別之乎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何氏云洮內地公與

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正以公與一國

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
今此書致故云使若得意者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曄公音義

曄才井反
本亦作靖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音義

濮音
卜

從祀先公

傳從祀者何疏

解云欲言其祭經無宮廟之文欲言非祭謂之從祀故執不知問

順

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諫不

從而去之疏

解云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

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是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

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

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

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

注解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謂之叛也

何氏之意以為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而已一

禘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禘同年時
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禘之年仍自乘上而
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禘同年矣至文二
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何氏云
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禘是從僖八年禘禘同年
數之即文二年為禘年文五年為禘禘同年又隨次
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禘同年矣凡為祭之法先
重而後輕禘大於禘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
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若
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失之矣桓八年
傳云春曰祠何氏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
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然則此
經何以不言從祭先公或言大事于先公而言祀者
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故云言祀者無已長久之
辭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
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道

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傳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

注解云哀四年傳云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然則盜是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

大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

之陪臣為政者疏

注解云季氏之宰於國為陪臣而為政于魯故曰為政也

季氏

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

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

者舉逐君為重音義

惡音鳥 疏

注季氏逐昭公解云

孟

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賤而鉞其板注以爪刻其饋

斂板音義

迭大結反注同食音嗣下注佚食同賤五多反下同鉞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

以爪刻饋斂板也本或作鉞誤

疏

注解云謂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斂藏衣物之板謂蓋板也

曰

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音義

圃本又作甫同布古反又音布

力能

救我則於是注於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

虎之出也御之注為季孫御疏

解云至乎日若時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

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云從其家出而於其乘焉任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

世有女以為臣音義

乘繩證反下皆同

女音汝疏

解云於其乘馬者謂於其上車

之時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

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注為

季孫車右實衛之音義

從才用反下同

疏

注解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

諸

陽之從者車數十乘音義

數所反

至于孟衢注孟氏衢

四達可以橫去疏

注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

通四出是也

臨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極也見二家迭食

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

使下車音義

陞直類反 極章藥反

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注極

馬銜走音義

駮本又作檄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

而由乎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

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音義

射食亦反著直畧反注同莊本或作嚴亦

音莊幾音祈中于仲反

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

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

注甲公至帥也

解云即下傳云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是也○二家至起兵解云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

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音

義

弒音試下同卻去畧反本又作却說本又作稅疏始銳反又他會反注同說解舍也然猶如也

疏

解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於郊故曰卻反舍或曰弒千乘之主注時季氏于郊不謂元從郊來

邑至於千乘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如丈

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音義

稱尺證反

賊而曰

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歛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

之者切遽音義

遽其慮反

趣駕注使疾駕音義

趣七欲反一音

七住反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歛處父孟氏叔

孫氏將兵之將疏

注解云左氏以為孟氏家臣

以謹然後得免音義

謹其靳反

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疏

解云欲言貴物微者竊之欲言賤物又在弓玉

之上故執不知問

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

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王者起珪辟

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

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

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音義璋音章琮在宗

多反本又作疏天子青歲諸侯春秋說文云不言璋

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者正以玉為

總名故也○詩云至徵召解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

時在助祭者奉此半珪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

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云禮珪以朝璧以聘

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

以徵召者時王之禮也

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

千斤音義

拊芳甫反疏見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

又芳于反疏注解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

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龜青純注純緣

也謂緣甲顛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著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

為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音義

純之 閏反

注同緣悅絹反下同頤而占反 壘亡匪反著音尸喪息浪反

疏

注千歲之龜青頤 解云以時事知之

也○易曰至著龜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作大字為異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

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經不言龜至微辭也解云弓繡質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

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郊特牲陳幣之時云龜為前列先知也以其先知故得從寶者文然則龜非珠

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吉凶可以世世保而用之故注云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云此皆魯始

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盜是卑

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是其正名是以即引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

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者即上注云珪以朝璧以聘今珪璧盡亡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者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為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

音義 嚙勅邁反 左氏作薑

得寶玉大弓

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

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

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音義

喪息疏注解
浪反云寶

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
歲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
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
直言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
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却以重國寶之故
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
上文共為一事以上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何氏直
數喪失國寶而已上文之下有注云無以合信天子
交質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得之
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
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寶不
月云云者即上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

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則知今
雖文承四月之下不蒙上月明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

書次而去音義

卻難起畧反下乃疏注解云知欲伐魯

旦反卻亦作却
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
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
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
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
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
之文其餘見言次不欲伐魯者皆自有起文即次聶北

救邢伐楚次于
陘之屬是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類谷之會齊侯欲執定

公故不易音義

易以豉反下同

疏

注解云下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則知平例書

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易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書月者類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者皆與鄉解合

夏公會齊侯于類谷公至自類谷音義

類古協反左氏作夾谷注

上平為類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類谷之會齊侯作
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
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

致也音義

熒音瑩一音于瓊反處昌慮反疏

注解云莊六年何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

不得意不致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今此上
平為類谷之會不易故月即此平不得意也而致地者
正以初雖見脅終竟得意故也云類谷之會至曲節從

教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

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注據齊嘗取魯邑疏

注解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憚之文是也

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

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

之家疏

解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行於

季孫齊人為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類谷會歸謂晏子之義

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
小人謝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
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
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貧而受之

此違之驗音義

為于偽反疏

注齊侯至還之解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

復扶又反
世家之文其四邑者蓋運也謹也龜也陰也邑而言
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
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
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
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
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

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歸濟至寶同解
云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文也
言已絕魯不應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
我何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矣注
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注云其人民貢
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
當坐取邑然則彼以未絕於魯魯猶合得之明其不
從齊來齊人不當坐取邑故不言來此言來者入齊
已久絕於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言
魯不應復得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
也言與齊人來歸衛寶同者即莊六年冬齊人來歸
衛寶是也○夫子至之驗解云知夫子雖欲不受者
正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類谷
之會計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
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年曹子
手劍而劫桓公是以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何氏云劫

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然則此亦威劫齊侯而得田邑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以曹子本意行劫以求汶陽之田君子耻其所為故不書也今在類谷之會孔子相儀正欲兩君揖讓行盟會之禮但齊為不道熒惑魯侯而欲執之孔子誅之手足異處齊侯內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情實非劫詐書而不諱不亦宜乎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音義

郕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

解云帥師圍費者左傳穀梁此費字

皆為郕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

解云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

冬齊侯衛侯鄭游遫會于鞌疏

解云會于鞌者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

羊曰鞌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

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

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

月者舉國危亦見矣音義

暨其罷反佗大多反彊苦侯反惡仲烏路反強其丈反見

賢編疏

注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冬十月宗華

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宗向甯也云公子
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者下十一年經文也云辰
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者正以隱元年傳云暨猶
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弟辰是時事不獲
己而從去故曰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非辰強之者正
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
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春秋之例外大
夫出奔悉書時即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二十
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其衆出奔者於國尤危故
書月即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何
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
是也然則彼以三大夫同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
三大夫同出不月者正以舉國見其欲率國人去其危
亦見矣是以不勞
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音義復扶疏注本舉至坐重解云謂又反疏注本舉至坐重解云謂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欲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云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及我欲之故知辰言及者是其汲汲也而言後汲汲者欲言初出之時事不獲已未汲汲也言當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於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疏注解云決上經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蒞盟音義

叔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

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殺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

略之音義

殺音 疏

注解云今責日月者正以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書日月即昭三十一年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具日月故解之言子未三年失衆見弒者即下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是也春秋之例稱國以弒者失衆見弒之辭故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何

氏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畧之也故此作注云未至三年失衆見弑也云禍端在定定字亦有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音義

墮許規反下同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

注解云即襄七年城

費是也然則彼時城費今乃墮之似於義反故以為難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

墮費注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

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

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

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

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

為重音義

數所角反下同采七代反長丁丈反說音悅厭於艷反去起呂反

疏

解云案上

十年齊人來歸邑之下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

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然則三月之後必似違之今此傳文復言之者蓋不違有二何者案如家語定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設法而用之國無姦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觀之下尸諸朝三日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此傳文言其事矣考之左氏則邑無百雉之城者亦据侯伯大都而言之若與之異則魯凡邑皆然也注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者解云即上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之屬是也郕費二邑相因言之故謂之數耳○以問至墜之解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云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墜城為重者正以傳云家不葺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

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

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者何疏解云正以傳言邑無百雉之城經典未有其事須知雉之度數

故執不知問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音義堵

古疏注八尺曰版堵者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百雉而

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

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

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疏注解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

疏

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二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云蓋受百雉之城十者謂公侯於天子十取一之義似若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縣關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案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

有城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

之

注解云並謂三月之後違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

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音義

射食亦反又食疏注解夜反朝歌如字云在

十三年冬云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年冬案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弒比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弒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

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

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疏注解云春秋義園例書時即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在外致在內不致今此在內而致故須解之云天子不

親征下士者即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

叛安得四王而征也者是其美也若然桓五年秋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

不親征下士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

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

叛不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

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

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昔

稱人則從不疑也是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

甘誓其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者何氏以為啓非至

德之主是以親征有扈非春秋所美豈害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叛邑者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為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為非禮而為春秋所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音義

瑕如字又音加二傳作垂葭

夏築蛇淵囿䟽

解云成十八年秋築鹿囿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彼注云刺奢

泰妨民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處不復解之

大蒐于比蒲音義

毗音疏解云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所以書

者即昭八年秋蒐于紅之下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但彼已解訖故此處不復論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据叛與出入惡同疏

注解云桓十五

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然則書叛者出入惡同不宜書歸作出以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入無惡之文故難之

故言以地疏

注解云假令天子六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軍以井

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

其以地正國奈何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

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

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

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

邑以邑中甲逐之音義

操七曹反

疏

注解云君子之鄉許亮反人探端知緒但

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疏

晉趙陽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牖

歸音義

佗大河反二傳作公孫佗人牖七良反二傳作牖

注不別以歸何國者

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音義

別彼列反

疏

頓子牖解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牖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注解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直言以歸不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

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正以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為重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為下卒出音義

醉李本又作槁

音同為疏月不解云隱六年有注云戰例時偏戰日詐戰于偽反月不日者鄭詐之然則諸侯之例詐戰者月今此兩夷相敗文宜畧於諸夏而經書月故知為下卒文出矣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音義

堅如字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泚音義

泚他刀反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音義

賑市軫反

傳石尚者何疏

解云欲言大夫單名無字欲言微者名氏俱見故執不知問

天子

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

注解云傳直云天子之士而知上士

者何氏以為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啍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

是脈者何疏

解云欲言天子賜之祭肉不見魯侯助祭之文欲言脈非祭肉不應遠來歸之

故執不知問

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

解云俎實也者謂以肉填實於俎上故注

云實俎肉也猶言實俎之肉也

腥曰脈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

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

譏之音義

燔本亦作膳又作縑音煩

疏

注解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脈以譏之

則知助祭於宗廟者有受俎實之禮矣論語云祭于公不宿肉者義亦通於此宗伯以脈膳之禮親兄弟

之國似不通於異
姓者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音義

蒯苦怪反
聵五怪反

注主書者子雖見

逐無去父之義疏

注解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
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

深宮閭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令其
克改寧有逐之佗國為宗廟蓋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
止可起敬起孝踣泣而諫之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
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太子以小
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太子懟而去之
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太子去父
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
甚太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
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
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

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賁出奔書氏譏之耳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疏解云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春自陳入于蕭以叛至此乃

自蕭來奔矣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音義

亟去疏注解云大蒐之禮冀反五年一為若數于

此則書而譏亟也若緩于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己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

都當修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

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

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音義

間隙音開疏

注解云曲

禮下篇云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云如入人都當修朝禮者即桓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其義也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間隙之地者出曲禮也云考德行一刑法者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不受于廟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下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

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孝子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若不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也今此會禮不在廟魯侯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言公者不受于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

陰臣之象也音義

六反間間廁之間近附近之近
父音甫去起呂反相息亮反粥羊疏

注解云隱六年傳云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須解之云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編云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魯之司寇云大者蓋以無司寇之卿是以大夫亦名大也魯有司空御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是其一隅也若以家語言之即定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是家語相魯篇文也言不飾者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云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出孔子世家案彼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云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

近馬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
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
魯侯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云云是也云當坐
淫故貶之者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
淫泆之惡既有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其晉悼公受女
樂二八而為霸者左氏之事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此矣
云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者謂皆知魯公受女樂有淫
泆之惡所以孔子去之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
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
云己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

書之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
例可書於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疑近害雖可書猶
不書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
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
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則可三年乃
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
去一冬字何傷之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麇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音義

麇音兮

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

注解云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麇食

郊牛角改卜牛麇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又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

敬也不舉牛死為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

火是也音義

漫亡半反猶徧也徧疏注災不敬也解音遍復扶又反下同云言所以災其

郊牛者正以魯人不敬故也云不舉牛死為重云云者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云內錄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䟽

解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何氏

云不月者畧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何氏云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然

則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上四年夏四月
庚辰蔡公孫歸生滅沈之下注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定
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
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

傳曷為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

養牲不過三月疏

注解云即成十七年傳云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

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武王既沒成王幼小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以魯郊傳卜春三正之義也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

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
宣二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彼注云滌宮名養帝
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
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是也
三卜

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

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

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注

解

云復轉卜夏三月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
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
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傳云
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
凶必有相竒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
二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

云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蒙卦象辭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氏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象焉脩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已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况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兆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然則卦象之義乃是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况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云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即五月郊天是也云雖吉猶不當為也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為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為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

云不舉卜者從可知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

解云說在莊三十二年

鄭軒達帥師伐宋音義

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蘧條音義

蘧條具居反下直居反

疏

解云左氏作蘧挈字賈氏

無說文不備也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蘧條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

邾婁子來奔喪

傳其言來奔喪何注据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

來音義

合戶暗反

疏

注据會葬以禮書解云即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

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云歸含且賵不言來者即文五年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奔喪非

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

兵死壓死溺死音義

為于偽反疏 注但解至施也解壓於甲反疏 云在隱元年○禮

天子至溺死解云正以諸侯體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禮記文王世子曰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故知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葬故知但以奔與不奔為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者春秋說文案邦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疏

解云穀梁作弋氏字

傳如氏者何疏

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薨欲言其妾諡同於夫故執不知問

哀公

之母也注如氏杞女哀公者即定公之妻子疏

注如氏杞

女者解云正以杞女為如氏故知之

何以不稱夫人注据母以子貴疏

注解云隱元年傳文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哀未君也注未

踰年不稱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聩犯父命盜殺蔡

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疏

注解云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

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四年春云齊陳乞弑其君舍者在哀六年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注是

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是是也下是蓋晡時音義

晡音側
晡布吳

反疏注解云日中則是豐卦象辭也彼云日中則是月盈則食云云鄭注云言皆有休已無常盛是也

辛巳葬定妣

傳定妣何以書葬注据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注据

不稱小君解云正以夫人書葬我小君此不言小君故難之子般不書葬之事在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是以前不書葬今定妣之子亦未踰年與子般義同故乃据而難之然則子般終不成君故畧之定妣之子終為君有即尊之漸母以子貴故書其葬但以今未踰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一勢讀之乃可解

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

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莫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注解云未踰年之君禮則無諡今此定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案禮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云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莫也先重而後輕云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今此何氏總而引之是以直云其莫也其虞也而已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如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如如若其同月當定如先葬矣

冬城漆音義

漆音七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六考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臣召南按二名有何可譏古人二名者甚多不始於春秋時也且有二名不偏諱之法亦何難諱劉敞曰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孔子不偏諱况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呂祖謙曰不曰仲孫何忌脫文無疑也

又疏宣王之興名子為宮湟之屬○臣浩按宮湟即
幽王名各本俱作宮皇誤也今依周本紀改正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左穀經無澤字

盜竊寶玉大弓傳弓繡質疏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
不虞也○臣召南按左傳並無此文解大弓惟昭二
十七年有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不知疏何以割裂引之

傳龜青純注世世保用之辭○保字監本誤作寶今依

疏文改正

又注喪其寶玉○監本誤作五玉今依汲古閣本改正

又疏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臣召南按左傳祝佗所說夏后氏之璜即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即大弓也公羊家不知左傳故有璋判白云云之說穀梁云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其說視公羊較是然俱不如左傳為得其實

及齊平疏皆見義矣○推尋文義此句疑有脫誤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傳注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
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
之○臣召南按此何休曲說也本魯故地見奪於齊
今不用兵戈慕義來還此極美之事也何乃云已絕
不應復得乎何乃云定公貪而受之乎

又疏不當坐取邑○監本脫坐字今增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臣召南按何氏注

前後並不援引左氏其於經文同異亦並不以二傳互証此注五字乃陸氏釋文後人誤刊以為注耳因舊本並同存說於此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注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劉敞曰若如休所言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百雉而城注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臣召南按城之制以里

數丈尺為大小之差耳豈有缺一面而可云城者乎
何休即樂懸以例城然則大夫當判城矣疏以為孔
子設法如此皆妄說也

公會晉侯盟于黃○左穀經作齊侯

晉趙陽出奔宋○臣浩按左傳則趙陽是公叔戍之黨
經文作衛趙陽是也二傳作晉趙陽是陽為鞅之族
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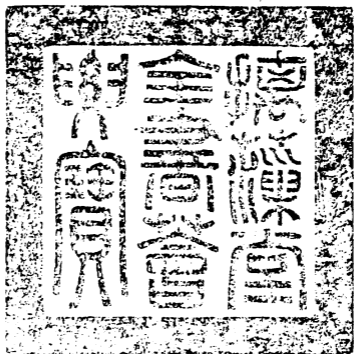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三月左穀經作二月公孫佗人孫字左傳作子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劉敞曰此不達於變者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
內力能專制之若蒯瞶不去為靈公所殺則陷父於
大惡矣今奉身逃竄收小惡於己也豈春秋所惡哉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攝相事政化大行
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故貶之○臣召南按何休以受女樂為去

冬之說妄矣杜預注左傳云此年無冬史闕文是也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六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騰錄監生臣趙之璧